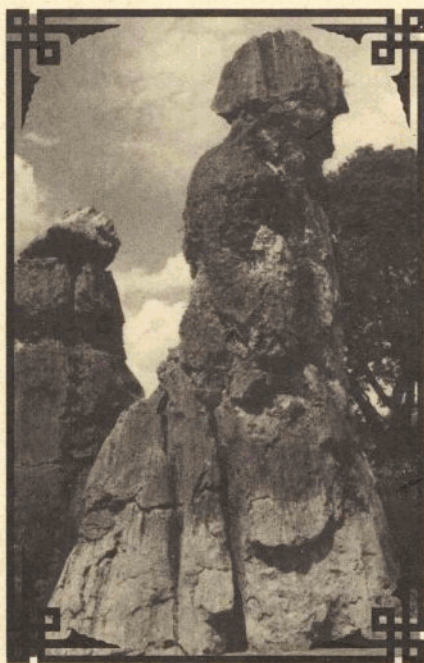


彝族妇女文学杂说

王昌富



王昌富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1094642

彝族妇女文学

概

说

王昌富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妇女文学概说/王昌富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12
ISBN7-5409-2898-0

I. 彝... II. 王... III. 彝族—少数民族文学: 妇女文学—概说—汉、彝 N. I 207. 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242 号

YIZU FUNU WENXUE GAISHUO

彝族妇女文学概说

王昌富 著

出版人	罗 勇
责任编辑	沙向艳
装帧设计	唐学兵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7-5409-2898-0/I·437
定 价	8.50 元

引 言

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到妈妈的女儿的的女儿的女儿……都这么传,这么说,这么唱,直到如今我这儿也这么传,这么说,这么唱。尽管不知流过多少次泪,亦不知笑过多少次。我听说爷爷爸爸他们也这样。反正,说的,听的,都离不开“妈妈”和“女儿”们的事。常常,火塘边,歌场上,婚丧庆典上,妈妈和女儿们有唱,有哭,那些爸爸和儿子们总是单调地随附着。她们唱的、说的很多很多,像“姿妮诗色”(ꞑꞑꞑꞑꞑꞑ)、“谷嫫阿芝”(ꞑꞑꞑꞑꞑꞑ)、“濮嫫里日”(ꞑꞑꞑꞑꞑꞑ)、“阿诗玛”(ꞑꞑꞑꞑꞑꞑ)、“布阿诗甘苇”(ꞑꞑꞑꞑꞑꞑ)、“撮曲阿妈”(ꞑꞑꞑꞑꞑꞑ)……多啦,说不尽听不完。总之,女人始终是主角。

渐渐地,我长大了,读书了,也就明白了这些就是彝家女的史与梦,是她们的苦难与辛酸,是她们的辉煌与荣光。这也正是彝民族之文学,彝民族之艺术,彝民族之生活。关于她们好多好多的神话、传说、故事、长诗、短歌,伴随着我童年的日夜,撞击着我成长的心韵。如今,不将其泄吐于书面,颇有难以抑受之感。这大概就是彝族妇女文学魅力之所在,也是写就此书之动因所在,价值所在。

然而,因此为一部跨川、滇、黔、桂四省区彝区的妇女文学探究,不免有挂一漏十之处;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一次对妇女文学作专题性探讨,故也不免有不成熟之处。祈望专家、学者赐正。

在此,特向生前关心本书写作的民间文学研究泰斗钟敬文先

生致以深深的怀念！并向不惜亏本救活此“山野妙龄女郎”的四川民族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9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彝族妇女文学坚实地支撑着彝族民间文学的构架·····	1
二、彝族妇女文学构建了中华民族妇女文学的新坐标·····	6
三、彝族妇女文学及其人物时代界定·····	12
第二章 远古的彝族妇女神话与传说·····	14
一、万物之母——雪及女娲与夏娃·····	14
二、生子不见父——娑妮诗色时代的神话·····	17
三、女智男愚——女性中心时代的神话与传说·····	20
四、彝文古籍文献中的彝族妇女·····	23
五、妇女与支格阿鲁之较量·····	27
第三章 女性鬼神文学·····	32
一、天女娑妮妮拖——洪泛后人类始祖母与天神恩梯古兹之 形象及地位·····	32
二、妇女与鬼怪来源说·····	36
三、关于撮曲阿妈的传说·····	38
四、“西灵圣母”塔凹奶奶型传说·····	45
第四章 彝族妇女文学与有关民俗的形成·····	47

2 彝族妇女文学概说□□

一、关于葬俗的传说	47
二、关于婚俗的传说	50
三、敬母之俗及其传说	52
四、阿诗阿娜与火把节的传说	54
五、有关妇女的风物传说	56
六、彝族妇女的禁忌与传说	62
 第五章 彝族爱情故事及其女性角色论	65
一、喜剧性爱情故事——天地梦幻曲	66
二、悲剧性爱情故事——人间悲剧	72
三、斗争性爱情故事——真善美与假恶丑之抗争	76
 第六章 彝族巧女故事谈	83
一、巧女故事的类与型	83
二、巧女故事的社会蕴义及其艺术魅力	94
三、妇女讽刺笑话	97
 第七章 彝族妇女叙事长诗述论	105
一、《阿诗玛》	105
二、《妈妈的女儿》	111
三、《阿依阿芝》	119
四、《阿热略》	124
五、《甘嫫阿牛》及《阿买鸟》	140
六、《赛玻嫫》	146
 第八章 浩繁的彝族妇女歌谣	148
一、哭嫁歌	148
二、情歌	152

三、劳动歌谣和训世歌谣	159
四、彝族妇女歌谣的艺术特色	164
第九章 有关妇女的“尔比”及其释说	171
一、尊重妇女的尔比及其释说	173
二、论述男女平等的尔比及其释说	184
三、歧视妇女的尔比及其释说	188
四、论述妇女行为道德的尔比及其释说	197

第一章 绪 论

——彝族妇女文学是彝族民间文学的支柱之一

彝族是我国西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自古雄居我国西南这块广袤的土地，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文学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载和传承。彝族先民们构建了自己的一座神奇迷离、绚丽斑斓的文学殿堂，而丰富多彩的彝族妇女文学坚实地支撑着彝族民间文学这座辉煌的殿堂。

一、彝族妇女文学坚实地支撑着彝族民间文学的构架

彝族以民间文学数量之丰富，内容之优美，体裁之完整，艺术之精湛而著称，素有“西南民间文学最丰富之民族”的美称。川、滇、黔、桂这片古老的土地养育了这一古老的民族，这片神奇的土地造就了这一民族灿烂的文化。这一伟大的民族，从他的“雪”氏祖母以来的一代又一代共同创造了这一民族的文明。从那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远古神话、史诗、传说、故事、长诗、短歌，还有“尔比”、“克哲”等等，记载着百年来，千年来，万年来（据专家考证彝文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彝民族不朽的智慧和精神，记载着其母亲的兴衰、苦难、自豪与荣光。

（一）从神话时代的神话说起。神话时代是女性为主角的时代。彝族众多的起源神话（即物始神话）、斗争神话（包括与大自然、与

神鬼抗争的神话)都充分地、集中地表现了彝族妇女及其活动。起源神话是原始初民对事物的理解、认识 and 解释,也是初民中“智慧人”的思想和认识。彝族起源神话里,特别强调“母性”对万事万物起始之重要性。就从《人类的起源》神话里也说明了这点:“有血类”(动物)和“无血类”(植物)都源于“雪母”——俄者(ꞑꞑ)氏。他们和它们均为“雪母”俄者所繁衍。彝族神话中,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荞麦、圆根等始于人间种植,也源于善良的神女姿娥妮拖(ꞑꞑꞑꞑ)引种而来。食物乃生存繁衍之本,人们何不谢恩并膜拜于这位天下慈母乎?其他诸如《耕种的起源》《茶的根源》《农事的根源》《医药的根源》等等,无不是女性所为。强调女性在社会与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这类神话为我们勾画出了远古妇女生活及其女性中心时代的生活图景。

(二)女性中心时代的神话传说在彝族全部神话中占重要地位。在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们的生产能力极为低劣,生产工具十分笨拙,使得从事渔猎的男子常常空手而归,而采集和耕种的妇女都总有或多或少的相对稳定的收获,这种采集制为主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食物的分配权必然掌握在母亲手里。因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里受男性的尊崇。在他们心目中,母亲或祖母就是公平、智慧、才能的化身。这必然要反映于他们的文学中,并表现为神圣、致尊、勇敢、贤明的品格与精神。后人传之、敬之、惧之、拜之。善良的天神之女姿娥妮拖(ꞑꞑꞑꞑ)、聪明的姿妮诗色(ꞑꞑꞑꞑ)、龙女、勇敢地寻找太阳的三位姑娘以及与支格阿鲁(ꞑꞑꞑꞑ)斗智的女人乃至撮曲阿妈(ꞑꞑꞑꞑ)即变妖婆等等,她们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或计谋。有了她们和她们这样的女性,母权制社会才得以漫长的延续。

彝族神话里,女神与男性神的较量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天女姿娥妮拖(ꞑꞑꞑꞑ)同其父天神恩梯古兹(ꞑꞑꞑꞑ)的较量就是这样的。洪水后,人间只剩居木武武(ꞑꞑꞑꞑ),人类濒临绝代之

时，娑娥妮拖破天神“天女不下嫁”之规，瞒着天神引来粮种，繁衍人类。在女人——神化了的女性与支格阿鲁较量中，常有使支格阿鲁束手无策，而出现难堪的场面。有次，支格阿鲁从路边挖地汉那里得知其妻聪明无比，便拉去一只公羊，令那妇人租养，并称年后要来取公羊所生的羊羔。妇人应之。次年支格阿鲁去时，妇人命其丈夫卧床呻吟。阿鲁问：“你丈夫何故”？妇人答：“他在生小孩”。阿鲁惊道：“岂有男人生小孩之理”？妇人笑答：“你的公羊不也能生羊羔吗”？支格阿鲁无言以对。这类神话传说颇多，它们的主题都贯穿着女性战胜男性的思想。就支格阿鲁(ᠰᠢᠭᠭ᠋ᠣᠷ)——一位半神半人、反抗女权制的男性代表其结局也被妻、妾暗害，葬身于滇帕暑诺(ᠳᠢᠢᠫᠤᠰᠢᠨᠣ)①（详见第二章）。

（三）在反映远古时代的彝族民间文学中，“女智男愚”、“男呆女精”为突出特点。《给支格阿鲁编火灰腰带的故事》《买布的男人》《聪明女儿解父难》《咪依鲁姑娘》《双舌羊的主人》等（详见第六章），充分表现了女性的聪明才智。男人们（包括男性神）常常在女性面前表现得笨拙、无能、愚钝，被精明、贤惠的女性愚弄、讥笑。在早期的故事中，她们愚弄的对象主要是神和“丈夫”，晚期的故事中她们愚弄的对象有奴隶主、财主、地主、暴君等贪婪、残暴的男性。这是她们维护女性地位和权益的抗争。

（四）彝族妇女文学与彝人之宗教和民俗是紧密关联着的。“文学是人学”。神话时代的“文学”也是“神学”，“神学也是人学”。在彝人看来，人与神是共同生活的。在那一时代，是女性中心时代，女人创造了神和关于神的神话。从彝族民间文学反映出彝族原始宗教始发、鼎盛于母系氏族社会，因而，在彝族神话里带有浓郁的母权色彩和女权宗教意识。今人祭祖和超度亡灵都以母灵为要，为先。此乃古之遗存。在“女权神鬼文学”中积淀着彝人许多的宗教

① 滇帕暑诺：义为滇地大海，指滇池。

之底蕴,人们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或叫宗教仪式,其始终目的都在于与妖魔鬼怪抗争和求和,维护人和祖灵的健康。在彝族的神话传说中,妖魔鬼怪是始源于女人的。传说和毕摩经书中的《姿姿里扎》(ꎀꎁꎃꎆꎇ)叙说了它们的来由(详见第三章)。

彝族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源于妇女文学。彝族的各种民俗事象几乎都可在神话、传说和故事中找到它的缘由,并大多与女性有关。诸如火葬的起源,女嫁男娶的来历,抢婚的来由,火把节的来历等,属此之类,不胜枚举。

撮曲阿妈(ꎀꎁꎃꎆꎇ)的传说丰富多变,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久传不衰,在彝族民间文学中构成一组别具特色的“故事群”。它们代表了古代的彝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虽然妖魔变化多端,诡计丛生,但牧人、孩童总能智胜于它。

(五)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于川、滇、黔、桂千里彝山,其婚姻制度和青年男女为追求幸福、追求自由而抗争,撞击出了一曲曲可歌可泣、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彝族民间故事中,爱情题材,尤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故事甚为丰富。其数量之多,艺术性之强,是其他民族少见的。彝族的爱情故事并非单纯地、抽象地表现爱情,它总是把现实和理想交织在一起,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放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里显示出其作用 and 意义来。纯真的爱情受到挫折、破坏,主子与奴仆,暴君与民女,富人与穷人,恶霸与美女因爱情、婚姻而展开一幕幕动人的斗争,构成一幅幅壮阔的彝族社会历史画卷。彝族爱情故事可分为三类:(1)喜剧性爱情故事。这类故事是幻想性的“理想婚恋”,人间并没有的爱情。它们描写的是天女、龙王女、仙女与穷苦之人或单身汉子、孤儿相爱恋。她们和他们都有共同的品格,那就是善良、勇敢、勤劳、坚贞不渝。虽经受曲折和考验,但终能幸福地生活在一块儿。故可谓之“天地梦幻曲”。(2)悲剧性爱情故事。可谓之“人间悲剧”。它们全都发生在人间这个苦海里,纯真的爱情之花总是被践踏,难以开放,幸福的恋人总

是受“高压”，终被拆散，他们只能走上“人间难受天上爱”的道路，以身殉情。广西隆林《火葬场在冒什么烟》、云南《孤女泪》、四川《夫妻泉的传说》《穷人女儿嫁富家》等等，是一声声彝族妇女深受婚姻制度压迫发出的呻吟和哀鸣。(3)斗争性爱情故事。这类爱情故事展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和斗争。这也是彝族人民伦理道德的集中反映。《阿呷和木呷》《孤女和美女》等故事，以爱情为题材，表现了彝族青年男女不畏强暴、野蛮干预，坚持斗争的反抗精神和人们对爱情婚姻的不同的道德观念。人们的善良、勤劳、俭朴之美德与狡诈、阴险、自私、懒惰等丑恶行为在故事中展开激战。彝族爱情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男性人物及故事情节均以女性为主线来展开。

(六)一部部彝族叙事长诗、抒情长诗，如一尊尊阿诗玛(ꠠ꠵꠶꠵)故乡的石林，高高耸立于中华民族文学之林，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彝族叙事长诗数量之多，为中华之最。就目前已整理、出版的而言，除《勒俄特依》(叙古经)、《梅葛》《阿细的先基》《西南彝志》《支格阿鲁》等一些叙事性史诗外，更多的是难以数计的妇女叙事长诗，《阿诗玛》(ꠠ꠵꠶꠵)、《妈妈的女儿》(ꠠ꠵꠶꠵꠵꠵)、《阿依阿芝》(ꠠ꠵꠶꠵꠵꠵)、《阿热略》(ꠠ꠵꠶꠵)、《三姑娘的遭遇》《甘嫫阿牛》(ꠠ꠵꠶꠵)、《赛玻嫫》(ꠠ꠵꠶꠵)等等，得已出版问世后，已展示出了它们不朽的艺术魅力。它们中有的被译成多国文字漂洋过海，深受青睐；有大量的还流散民间，有待整理问世。她们像一颗颗闪光的明珠，显示出彝民族的文学、文化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些一部部妇女叙事长诗，是一代代彝族妇女用她们的血泪凝练而成的。它们是彝族文学之精华，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

(七)浩如烟海的彝族妇女歌谣，为彝族民间文学铺撒了一个神奇迷离、色彩斑斓的艺术长空。“天上的星星，你说有好多就有好多，彝家女性的歌，你说有好多就有好多”。谁也说不清彝族妇女歌谣有多少。她们歌唱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歌唱

伟大母亲的恩德,歌唱她们的苦难与辛酸,诅咒奴隶制、封建制对女儿的残酷压迫,诅咒旧的婚姻制度的腐朽。一首首歌谣,犹如一把把匕首,戳砍套在她们脖颈上的枷锁,刺杀暴君、领主、恶夫的心脏。彝族妇女歌谣从内容而论,大致可分为哭嫁歌、情歌、念母歌、劳动歌谣和训世歌谣等。唱词和唱腔或凄惨、抑郁,或高亢、激奋,或缠绵、凝重,充分表达了彝族劳动妇女的心声。

总之,丰富多彩的彝族妇女文学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不同历史的社会生活面貌,特别是妇女的政治地位及母权的兴衰荣辱的演变“史迹”,同时,深刻揭示了男权制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充分体现了彝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彝族人民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与生活热情。彝族远古的神话,奇妙的传说,动人的故事,丰富的长诗,浩繁的歌谣,源远流长,构建成一座难以窥尽的彝族民间文学大厦,而她更多地展示了彝族女性文学的风姿、美丽与神奇;她的一砖一瓦无不与女性相关联,女性及其所创造的妇女文学像一根根坚实的栋梁牢固地支撑着这座顶天立地的彝族民间文学大厦,它是那么雄奇、壮观与精美。

二、彝族妇女文学构建了中华民族妇女文学的新坐标

(一)丰富的反映女性中心时代——女权制的神话传说填补了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这一空白,为女权制在我国曾长期存在提供了明证。氏族社会的初期是否存在过一个母权制社会,曾有过激烈争论。由于年代久远,汉史书典籍语焉不详,使得这一问题几成悬案;随着考古界不断有所发现,肯定的结论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谓之“人学”之文学在这方面并无较多的记载。汉文典籍虽有女娲补天之独说外,别无记传,但此属汉朝人应劭所集于《风俗通义》,春秋战国才得以流传而已。此时中原已进入封建社会。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史上,有关母权制时代的神话传说是十分罕见的,而在具有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彝族中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母权制时代的神话传说、史诗和古籍。

彝族有文字的历史据专家研究、考证已有八九千年无疑，在四五千年前就有相当文明的社会了。就彝族今传谱系——父子之名链条式扣诵，至今不过数百代，准确、可信的也不过一百代上下，由此可推父权制也只有三千年左右。今天仍然传承的反映母权制时代的神话传说和彝文典籍就是那一时代生活的折射和反映。

贵州彝族神话说，远古的时候，天地刚形成，有一凶恶的地龙，把日月惊吓，“出一对日月，日出不放光，月出不见亮”。斯阿买她舀来天上金海水、碧海水，“洗涤太阳，太阳亮闪闪；洗涤月亮，月亮明朗朗”。^① 在云南彝族中也有三位姑娘找太阳的传说（详见第二章）。这类神话虽怪诞、离奇，但并不是毫无意义。它们折射出远古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后人测悟到古代人们生活的情形，只不过是一种被神话了的情形。那时，女人掌握着生产、生活大权，男人靠女人生活。他们心目中女人是主，是附有神力的“超人”和崇拜对象，并反映在彝族大量的远古神话之中。各种神话充分表明了母权制时“子却不知父，子只知道母。一切母为大，……所有的事务，全由女来掌”（《女权的根源》，详见第八章）的历史。这是为我们研究史前文化及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宝贵材料。

（二）彝族妇女文学完整地再现了各个时期妇女生活的史影，为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生活提供了一块“活化石”。彝族妇女文学从“很古的时候，天地朦朦胧胧，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天高，望不见地边，没有风吹过，不种五谷吃，娄媧(♀)主宰一切”的时代起始，源远流长到如今。

远古开天辟地娄媧(♀)女神，繁衍人类，引来粮种的天女姿

^① 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编译：《物始纪略》，第二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1。

娥妮拖(ꞤꞤꞤꞤ),洗涤日月带来光明的斯阿买(ꞤꞤꞤ),开日锁月锁的阿买妮(ꞤꞤꞤ)、宴曲阿朵(ꞤꞤꞤ)……的神话和彝经中《种植的根源》《医药的根源》《农事的根源》等反映了妇女掌握着部落、氏族的农耕、牧医、生产的时代。那也是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

姿妮诗色(ꞤꞤꞤ)、濮嫫里日(ꞤꞤꞤ)等的神话反映的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衰亡,父系氏族社会的兴起时代。这是母系文化的衰落与父系文化的崛起时代,母权制逐渐被父权制代替的时代。

石器时代的结束,金属工具的产生,使人类生活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这一次变化带来了观念意识的一系列更替,最终导致了母权社会的崩溃,女性抚育子女的负担使她们在种植业、养殖业等户外劳动中难以与男性抗争,渐渐失去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地位。男性在经济生活中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和权力确立之后,随之引起了婚姻制度的变革,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取代了以往的群婚制。这促使石尔俄特(ꞤꞤꞤ)和姿妮诗色(ꞤꞤꞤ)成为天下第一对夫妻。

伴随着“英雄时代”支格阿鲁的出现,女性的厄运终于降临。无数聪明的女性尽管与“英雄”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然而,女性最终难逃被戴上镣铐(ꞤꞤ)的命运。自那以后,女性逐渐走向被男性财产化之“暗道”——女儿成为“暂放的羊”,女性在男权社会已经被压向自己最后一块领地——性的权力。而男子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以自我为中心向女性横施禁令,自己却仍有强烈的占有和享受的欲望。因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妇女爱情悲剧故事和反映妇女生活的叙事长诗及歌谣。

(三)自成体系的彝族妇女文学表演方式在中国女性文化艺术中独树一帜。彝族妇女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彝族妇女民歌,有着名目繁多的词牌名。就较固定的传统演唱词牌有:阿嫫妞略(ꞤꞤꞤ)、阿苏找(ꞤꞤꞤ)、梅葛(ꞤꞤ)、热打(ꞤꞤ)

刈)、苦情调、哭嫁调、阿嫫妮惹(ꞑꞑꞑꞑꞑ)、采花调、献花调、过年调、阿合阿嘎呐(ꞑꞑꞑꞑꞑ)、阿嫫阿里(ꞑꞑꞑꞑꞑ)、博阿略略(ꞑꞑꞑꞑꞑ)、阿里略略(ꞑꞑꞑꞑꞑ)、陈英嫫陈各惹(ꞑꞑꞑꞑꞑ)、赫博咪(ꞑꞑꞑꞑ)、扎扎伟洛(ꞑꞑꞑꞑ)等。演唱的方法灵活多样,就人数而言,有独唱、双人对唱、双双对唱、多人对唱、一唱多和等;就动作而言,有坐唱、站唱,也有载歌载舞者。演唱的基本基调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仕”(ꞑ),即诵说。用铿锵多变的节奏、抑扬顿挫的腔调朗朗而诵。多为一人吟诵,双方此来彼往,一一对“仕”。常围火塘席地而“仕”。

第二种是“央”(ꞑ),即高腔歌唱。放声高歌,或用紧密的假声高唱,歌声高亢、尖细、悦耳。“一山唱来一山听”。在山野林海、牧归途中、婚宴喜庆时演唱。阿都和所地彝区好此高腔演唱。

第三种是“和”(ꞑ),即唱。这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演唱方式。它的曲调柔和、平直,唱腔可高可低,可长可短,自由流畅。

第四种是“尔”(ꞑ),即吟唱。它不仅词句华美、动人,而且很讲究旋律的美。常用蜜蜂的声音,竹丝的细匀来形容“尔”之美雅。其音调起伏不断,拖音特长,装饰音、复沓音较多。

第五种是“佐”(ꞑ),即对唱。这种唱法曲调自由,重于词之华美,而不重调,对唱双方可自由发挥,不拘一格。

另一种是“万紫哩”(ꞑꞑꞑ),今多为丧礼时男性所演诵。双方各两人挥刀舞蹈而滔滔诵说。古有女性为之,今已不多见。

各种演唱法的曲调基本上重复各自的旋律或个人的习惯曲调。但不论哪种唱法,都给人以压抑而绵长、起伏而凝重的感觉。这或许就是彝族妇女心境、生活的最直接的暴露和投射。特别是在苦情歌、哭嫁调、阿嫫姐略(ꞑꞑꞑꞑꞑ)里得以充分的展现。

(四)彝族古代女诗文理论家阿买妮等构建了彝族诗文理论体系,不愧为中国古代民族文学史上的一大辉煌贡献。“彝族是个诗的民族”。从古至今,彝族不仅孕育着一个诗海,而且还形成并总结